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extured, mottled brown. At the top, there are two large, dark, almond-shaped eyes. A dark, triangular shape, resembling a sail or a shadow, descends from the right eye area towards the bottom. On the right side, there is a partial view of a bright orange circle. At the bottom, there are dark silhouettes of figures, possibly a person standing and another sitting or kneeling.

彩色的面纱

〔英〕威·萨·毛姆著

刘宪之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彩 色 的 面 纱

〔英〕威·萨·毛姆 著

刘 宪 之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W. Somerset Maugham
The Painted Veil

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62 年版译出

彩 色 的 面 纱

Caise de mlansha

[英] 威·萨·毛姆 著

刘 宪 之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广 益 印 刷 厂 印 刷

*

450×1168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169,000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400

ISBN 7-5302-0054-2/I·55

定 价： 2.6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威·萨·毛姆于本世纪初曾来中国游历了四个月之久，随后写成这部以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香港的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女主人公凯蒂随丈夫华尔特来到香港。华尔特是一位忠于职守、忠于爱情、有献身精神但却不善于言谈的病菌学家。他热爱自己的妻子，妻子却爱上了殖民地总督的助理汤森。小说围绕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发展，刻画了三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描写了本世纪二十年代生活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百姓的悲惨命运。小说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并具有生活的哲理性，很值得一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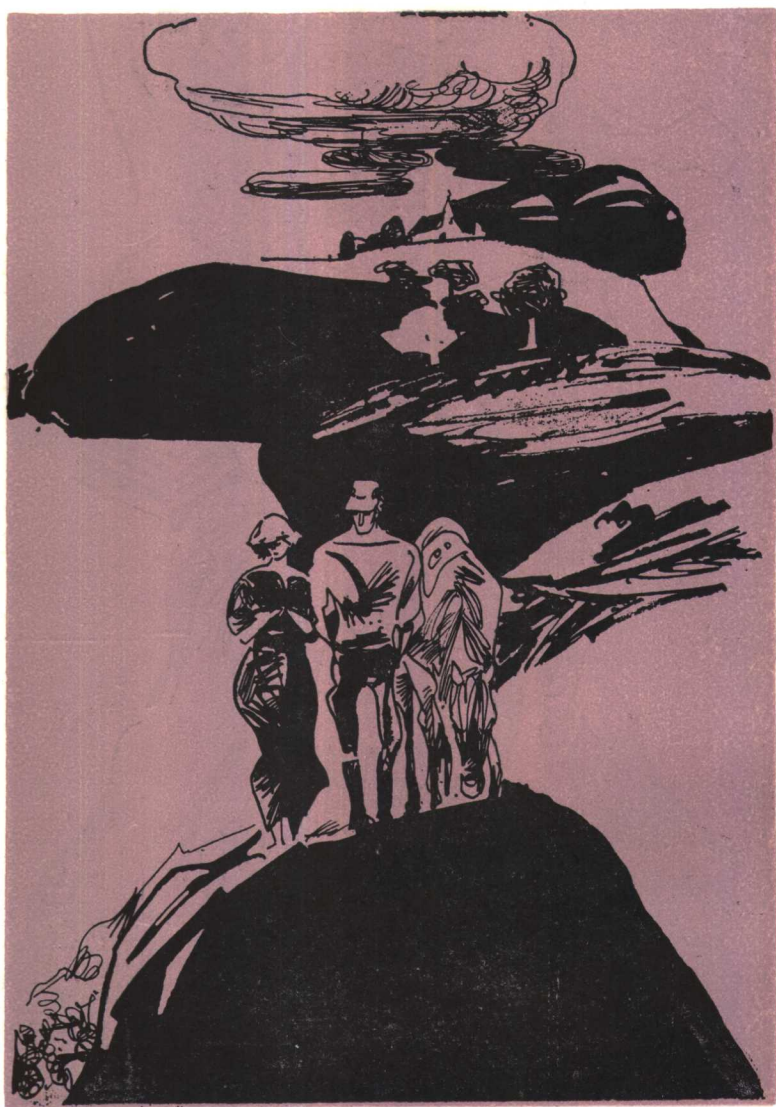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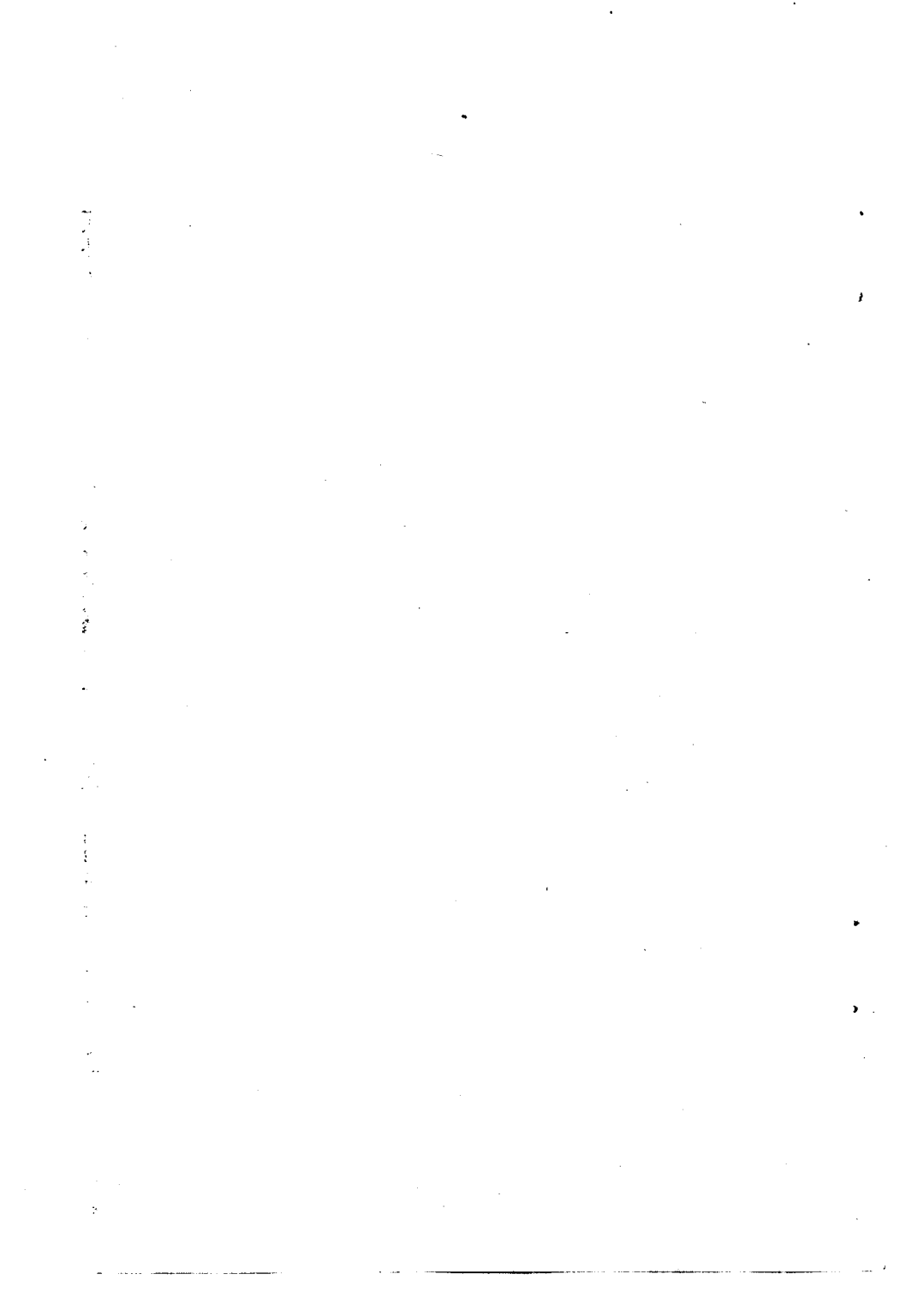






“……活着的人称之为
生活的彩色面纱。”^①

^① 引自雪莱 1818 年写的一首十四行诗。



她猛然一惊，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

“怎么回事？”他问。

房门紧闭，屋里漆黑一团，可他还是能看得见，她的脸已吓得走了样。

“刚才有人开门。”

“呃，大概是保姆，也可能是男仆人。”

“不对。在这种时候，他们从不到这儿来，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吃过午饭后总要睡一觉。”

“那还会是谁呢？”

她的双唇颤抖着小声说：“华尔特。”

她指了指他的鞋子。他想穿鞋子，可是，她那种惊恐的神色感染了他。由于紧张，他的手脚都不灵便了。他们两个都不知所措。她焦急地轻轻舒了口气，递给他一只鞋拔。她披上睡衣，赤着脚走到梳妆台旁，用梳子梳理一下她那蓬乱的短发，这时，他刚穿好第二只鞋子。她把外套递给他。

“我怎么离开这儿呢？”

“你还是等一会儿吧。我出去一下，看看外面有什么动静。”

“刚才开门的不可能是华尔特，五点钟以前他不会离开实验室。”

“不是他又是谁呢？”

这会儿，他们交谈的声音很低。她浑身不停地颤抖着。她想，在这种紧急时刻，她竟吓得像丢了魂似的，因此他对这个女人生起气来。哼，既然这件事不保险，她干吗原先说得那么有把握呢？她大气也不敢喘，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胳膊上。他顺着她的目光朝前面望去。他们站在那儿，面朝着通向游廊的门。两扇门紧关着。突然，他们瞧见门的白瓷把手在轻轻地转动。这实在太可怕了。过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声音。接着，他们瞧见另一扇门的白瓷把手也悄没声儿地转动起来，真是活见鬼！凯蒂吓得六神无主，险些儿尖叫起来。就在这当儿，他连忙伸手捂住她的嘴，使她没叫出声来。

沉寂。她紧紧地偎依着他，两条腿直打哆嗦。他想，这个女人可能要吓昏过去。他皱着眉头，紧绷着脸，把她抱起来放在床上。她的脸吓得煞白，简直像一张白纸。虽说他的面孔被太阳晒得黝黑，可这会儿双颊上也掩饰不住地透出一片惨白。他伫立在她的身旁，目不转睛地望着门的白瓷把手。他们两个谁也不吭声。过了一会儿，他发现身旁的女人哭起来。

他神情激动地说：“老天爷，你千万别哭！要是咱们活该倒霉，那也没办法，听天由命吧，也顾不得什么脸面了。”

她在寻找手帕，他连忙把她的手提包递过去。

“你的遮阳帽呢？”

“放在楼下啦。”

“咳，上帝呀！”

“喂，你得保持冷静。刚才开门的八成不是华尔特。他干吗这个时候回来呢？他中午从来不回家，是不是？”

“是的。”

“我敢打赌，刚才开门的是保姆。”

她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他那柔和、圆润的嗓音使她镇定下来。她抓住他的一只手，深情地摩挲着。他暂时没讲话，以便使她有时间恢复镇静。

过了一会儿，他说：“喂，咱们不能再在这儿呆下去了。你觉得能走出屋去，到游廊上看看动静吗？”

“我觉得不行。”

“这个房间里有白兰地吗？”

她摇了摇头。他立即皱起眉头，满脸沮丧，焦躁不安，不知如何是好。突然间，她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

“说不定他在外面把着门吧？”

他不自然地微微一笑，但讲话的语调依然柔和、令人信服，他自己也深知这种语调所能达到的效果。

“那是不可能的。凯蒂，打起精神来。刚才开门的怎么可能是你的丈夫呢？假如他真的回来过，看见门厅里挂着陌生人的遮阳帽，然后走上楼，再看见你的卧室门紧闭着，他准会闹腾起来。刚才肯定是仆人开门。只有华人才那样转动门把手。”

这下，她确实镇定下来，恢复了常态。

“就算刚才开门的是保姆，这件事也够窝囊的了。”

“给她点钱就能堵住她的嘴了嘛。再不行，我可以用上帝来吓唬她。人们常说，当一名政府官员没有多少好处，话虽这么说，但我尽可以利用这种地位来对付她呀。”

嗨，他这个人真有见识。她站起来，转身向他张开双臂。他把她搂在怀里，亲吻着她的双唇。咳，这样的事情既让人神魂颠倒，又让人担惊受怕。她迷上了这个男人。他放开了她。她走到门口，拉开门闩，从打开的门缝里朝外瞧了瞧。外面根本没有人。她蹑手蹑脚地穿过游廊，瞧了瞧她丈夫的卧室，然后走进自己的起居室。两个房间里都空无一人。她走回自己的